

三退，到新屋。兰孙信来，请留米厂胡同作伊小寓。夜作书致黎简堂河帅，为沈元也。绍彭来谈。

十六日(11月18日) 晴，五更大风起，向晚止。方如昨，气怯身软，腰背仍然寒，粘涎五味血沫。读极佳，未初二退。到新屋，松侄来。忽发道念，此身习染深矣，当痛湔除之。

十七日(11月19日) 晴，晚微阴，旋见日。方一切如昨。读极佳，未初二退，退时见带医生之内府大臣甫散，何其晚也。到署，回横街，以移居告先祠。访兰孙不遇，归已黑，乏极，仅点书一箱。

十八日(11月20日) 晴，黎明微雨即止，午后晴，大风扬沙，夜止。方如昨。到南书房看曾侯初七日所发电报，十六日到。得彼照会三件，一将崇约批准，全其颜面；二将不可行者另立专条，曰还帖克斯，曰西汉、松花可商，曰天山南北俟商旺时议税，曰除嘉峪外不准设领事处可商，曰伊嘎界再定。大致言此批准须执行，而松花尚难争，成败在此一电云云。因即照复如所请，惟松花一条总署所拟词不甚晰，无从改正，只得听之。而扼要者拟于批准上加分别二字。债款仍照前看所还之数定值。奏片则力言批准是虚名，专条所争乃是实际云云。辰正递，旨照办。读极好，《诗经》忽滞，未初先退。检书。孙、张两公来，同诣景额驸处贺嫁女。公送烛四合、茶叶四合、羊一、酒一大坛。贺载师相嫁女，八两。未见。到新屋，松侄来，搬书初完矣。得徐雨之信并俄海参崴一带图说，且复一函托其转觅枸桔叶速寄，太后药中需此，此间所售不真也。枸桔即臭桔，亦名臭桔梨，南中金桔皆用此接，治喉癰。

十九日(11月21日) 晴，仍暖。方如昨，总之溏泄色淡，饮食少进。读尚好，然倦怠时多，《诗经》不甚通畅，未初三退。到新宅，访晤麟芝庵。

二十日(11月22日) 晴，稍凉。昨夕未寐，念十年事怆况而已。寅初起，寅正入新宅各处行礼毕，入朝。坐朝房与董司农谈，